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法国文学纵横谈



郑克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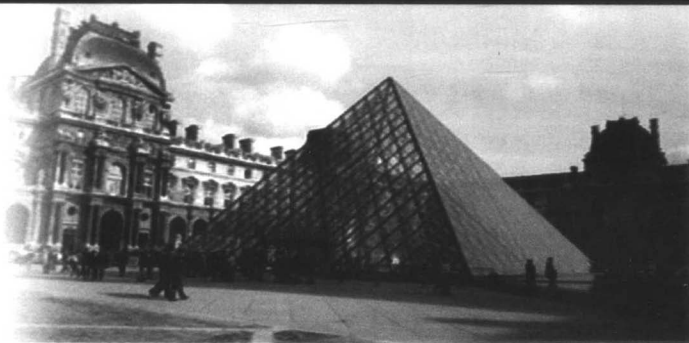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郑克鲁著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法国文学纵横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学纵横谈/郑克鲁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21-3032-0

I. 法… II. 郑… III. 文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I565.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755 号

责任编辑: 汤正宇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法国文学纵横谈

郑克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7 字数 470,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3032-0/I · 2321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郑克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现为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曾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一级文化教育勋章。著作有《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两卷）等。译作有《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悲惨世界》、《魔沼》、《康素爱萝》、《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蒂博一家》、《法国诗歌选》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序 言

这本集子里收集的文章,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年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集中论述了法国文学。我将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作家和流派的评述,一是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前者可说是宏观研究,后者则是进行微观研究。

我与法国文学的因缘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想当初,我在上中学时最感兴趣的是俄苏文学与法国文学。由于当年(1957年)考大学时俄语专业不招收学生,我只得报考法语,侥幸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又碰巧大学毕业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于是有机会攻读法国文学,从此我走上了研究法国文学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恰值“文化大革命”,故而我真正从事法国文学研究要到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自1970年从河南信阳的息县全部返回北京以后,运动处于半停顿状态,我们得以重新接触研究工作。在冯至的支持下,柳鸣九、张英伦和我决定撰写《法国文学史》,分工以后,我们三人分头进行写作。(与《法国文学史》同时进行的还有《美国文学简史》的写作。)这段时间长达七八年。撰写《法国文学史》是我真正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开端,给了我锻炼的机会,使我在科学研究上逐渐成熟起来。我认真接触了法国的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应该说比我在研究生时期收

获更大:我既要研究作家和流派,又要研究具体作品,虽然这种研究还不是很深入的,但毕竟给我打下了法国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因此,“文革”结束以后,我有可能更深入地研究法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论文集《法国文学论集》(1982年),当时是研究所里较早发表论文集的一个,因此得到了所长冯至的赞许。

如果说,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较丰富的时期是在1982年之前,那么第二个研究成果的丰收期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今。在此期间,除了发表专著《雨果》、《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以外,我还写出了一批论文,收集在《法国文学纵横谈》中的文章便包括了这一时期我最主要的成果。其中论及的作家有:巴尔扎克、福楼拜、梅里美、大仲马、雨果、乔治·桑、拉马丁、缪塞、小仲马、波德莱尔、兰波、普吕多姆、左拉、莫泊桑、朗松、普鲁斯特、塞利纳、尤瑟纳尔、维庸、拉辛等二十来位作家及其作品。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既有诗人和小说家,又有戏剧家和评论家。诚然,十九世纪的作家占据了大半,但在流派的评述中提及的二十世纪作家也不在少数。

有意思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是从诗歌开始的。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注意到法国诗歌的优美和丰富,发现法国诗歌在世界诗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诗歌(象征派)对我国诗人就起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我以前不太注意法国诗歌。当时我萌生出要系统翻译诗歌的念头,于是有意识地搜集法国诗选。回国以后,从1987年起,我陆续翻译我经过选择的法国诗歌。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约请我开设选修课,我想到可以配合诗歌翻译做一点介绍法国诗歌的工作,便答应开设“法国诗歌欣赏”这门选修课。我一面进行诗歌翻译,一面准备讲课:写出诗歌评论的讲稿。当时,国内对外国诗歌的评论不多,一般是对诗人的整个创作加以评论,只有少数有里程碑意义的长诗才得到详尽的评论。而对一般的诗歌,往往只有简短的批评。我觉得这样做不够细致,未能介绍和传达出外国诗歌的内涵。我很想另辟蹊径,于是采用对一首诗加以长篇评论的方法,写成六千字以上的评论文字。例如从法国中世纪最后一位大诗人维庸的代表作《绞刑犯谣曲》分析与归纳出四点:维庸的个人剖白已经预示

着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维庸以死亡题材入诗是一种近代意识;维庸化丑为美,丑中见美的描绘和艺术观,最早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揭示的一条艺术准则;维庸诗作中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风格表明他的艺术技巧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又如我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七星诗社的主将龙沙的爱情诗归纳为三种类型:赞颂式、启发式和感伤式,他的创作是层层递进的,能与现代诗歌的演变联系起来。再如我将法国浪漫派的第一位诗人拉马丁的代表作《湖》这首诗中感情表达的极端自发性和真诚与哲理沉思相结合的特点揭示出来。我认为缪塞的对话体长诗《五月之夜》的特点是真诚地抒发内心的痛苦,不进行议论,最能体现浪漫派的气质。我分析了波德莱尔的《忧郁之四》,认为他诗中表达的忧郁是《恶之花》的主旋律。这首诗的结构特殊(二十行诗只有两个句子),以九个意象(锅盖、牢狱、蝙蝠、铁窗、蜘蛛结网、大钟、枢车、希望哭泣、黑旗)去表达忧郁这种抽象的情感,从而阐述了这位诗人的通感手法和象征手法。我发现象征派的另一先驱兰波的名诗《醉船》写的是人的异化,这首诗最能体现兰波的通感手法。总之,我觉得这几篇诗歌欣赏还有一点新意,至少是言之有物。这些文章后来陆续发表在1988年至1990年的《名作欣赏》上,约有十来篇。“法国诗歌欣赏”这门课程获得同学们的喜爱,我感到自己的研究没有白费力气。在研究法国名诗的基础上,我想到进而研究法国诗歌史。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后,我在1994年出版了《法国诗歌史》,至此,我的诗歌研究告一段落。需要补充提一句的是,《试论普吕多姆的诗歌创作》一文是我应他人之约撰写的一篇文稿,因故未能发表,收集在此也可弥补我对巴那斯派诗人的个案研究。

法国小说异常丰富,我对法国小说的研究往往是应译者之约或者为自己的译本写序,如给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乔治·桑、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小说写序。国外十分重视给名作写序,序言能指导读者阅读,在对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的基础上,有可能提出真知灼见。这要比作家论或文学史的评论中对作品的分析要来得详尽和深入,很能体现序言作者的学识。这部集子里搜集了《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康素爱萝》、《瓦朗蒂娜》、《莫普拉》、《基度山恩仇记》、

《二十年后》、《漂亮朋友》、《一生》、《两兄弟》(即《皮埃尔和让》)、《茶花女》等小说的序言,这些序言都对各部小说做出了较详尽的分析。例如,通过法国现实主义的骁将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探索,我突出了福楼拜对真实性、客观性和艺术美的追求,说明为何福楼拜被二十世纪的作家称作现代小说鼻祖。通过居世界第一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雨果的鸿篇巨制《悲惨世界》的分析,我特别指出雨果高超的心理描写和对照手法对小说艺术的贡献。乔治·桑的三部小说中以《康素爱萝》最为重要,这是一部社会小说,反映了十八世纪广阔的社会面貌,塑造了一个女音乐家形象,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大仲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通俗小说家,《基度山恩仇记》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其主要成就体现在艺术上。作为世界上通俗小说的典范,它的艺术特点表现在:情节曲折、安排合理;光怪陆离、熔于一炉;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大仲马创作的成功影响到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我国当代通俗小说家。大仲马的另一部小说《二十年后》则巧妙地将传奇与历史壁画结合起来,这是对通俗小说的另一种探索。莫泊桑不仅是世界上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也写得很成功。《漂亮朋友》继承了巴尔扎克揭露现实的传统,它的价值一是暴露了新闻界的黑幕,二是抨击了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三是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一生》则传承了福楼拜的衣钵,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悲苦命运和虚度年华,表现人生虚空的哲理。而《两兄弟》是一部成功的心理小说,莫泊桑的探索非常深入:心理描写成为作品情节进展的有机因素和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他甚至扩展到描写思绪困扰现象和潜意识。小仲马脍炙人口的小说《茶花女》的成功在于使爱情诗意化和人物形象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叙述紧凑,文字流畅。上述对小说的分析力求抓住每部作品的成就和特色,阐明自己的一得之见。

此外,由于申请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鲁斯特评传》,我对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欢乐与时日》也进行了研究,尤其对《追忆逝水年华》作了较多的探索。集子中收入的《独创的艺术手法》从

回忆、时间颠倒、抓住不同层次的意识、抓住意识的自发状态、善于描写极其细微的印象、写梦等六个方面解剖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独树一帜的风格》认为复杂的长句与丰富的句型一主一次,构成了普鲁斯特创新的语言风格。《多方位,多声部的叙述方式》阐述了普鲁斯特如何丰富和发展了小说的叙述形式。《初露锋芒的试作》是对《欢乐与时日》的内容和特点的分析。这几篇文章力图勾勒出这位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的创作特点和成就。我国评论界对普鲁斯特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也许研究之困难是造成研究不深入的一个原因。我的研究目的在于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对巴尔扎克的研究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这个作家是我所喜爱的法国作家之一。本集子所收入的有关巴尔扎克的篇目融会了我对巴尔扎克所搜集的一些材料。在写作《法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我对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也写过长篇论文,对于这部二十世纪的杰作,不应以作者后来的政治态度而加以抹杀。当下欧美将这位作家看作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确实不是偶然的。这部小说对战争、殖民主义、美国的超经济剥削和法国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除了对单部作品的研究,我也对某个小说家的小说创作进行过研究,例如关于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女作家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以往人们大多肯定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是深刻的,而对他的艺术成就颇多微词。其实巴尔扎克作为一个大作家,他对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也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他的中短篇创作就是一个例子。他创作了极其丰富的中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从思想内容上来说也极为深刻。在艺术上,他对第一人称的探索超越了前人,第一次把第一人称的写法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直到莫泊桑出现才有了一个能与之比肩的作家。至于尤瑟纳尔,她革新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她的历史小说有两种类型,一是写历史题材,一是写她的家族史。前者力求符合历史真实,或者写真人,或者将某个历史阶段的杰出人物综合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后者描写母系和父系的家族史,以此反映历史和社会的风貌。她敢于以第一人称去写历史小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而她写作历史小说的前提是不

违背历史真实。在二十世纪浩如烟海的历史小说家中,尤瑟纳尔能脱颖而出是并不令人奇怪的。

法国的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站到了世界的前列,涌现了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按理说,我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但我因各种原因而未能顾及。目前我只对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发表的观点进行介绍,另外对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文学史批评方法进行初步探讨。他们的文学批评处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批评的开端,因此可以算作我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批评的初步探索,这一方面只能留待以后再继续努力。

当然,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不止这些,由于篇幅所限,目前只能加以选择,编成此集。不过,我想,这些研究大体上也能构成对法国文学总体的管窥,虽有遗漏,仍不失为一种纵横谈——取其自由和随意谈论之意。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综论

现代法国小说的演变	1
论法国短篇小说	11
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28
《法国文学史》序言和结语	40
法国小说与荒诞意识	54
古典主义悲剧思想艺术的新高度	
——拉辛悲剧论	69
雨果小说简论	79
论雨果小说的心理描写	96
巴尔扎克论	108
略论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	147
梅里美的传奇小说	157
左拉与自然主义	166
左拉文艺思想的嬗变及其所受的影响	176
试论普吕多姆的诗歌创作	190
郎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简析	207
独创的艺术手法	
——普鲁斯特意识流手法剖析	220
独树一帜的风格	
——普鲁斯特的语言特色	238

一针见血的批评	
——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的有力批驳	254
试论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	266
法国散文概述	276
法国诗歌概述	280
失恋者之歌	
——法国爱情诗一瞥	287

第二部分 作品分析

法国第一位抒情诗怪才	
——维庸及其《绞刑犯谣曲》	297
心灵真诚的叹息	
——拉马丁的爱情诗《湖》	308
痛苦的心声	
——缪塞的《五月之夜》	316
《恶之花》的主旋律	
——波德莱尔的《忧郁之四》	325
人的异化	
——兰波的《醉船》	335
论《悲惨世界》	343
论《基度山恩仇记》	357
传奇与历史壁画的巧妙结合	
——简析大仲马的《二十年后》	373
《瓦朗蒂娜》简论	380
《莫普拉》简论	390
乔治·桑和《康素爱萝》	398
论《包法利夫人》	413

史诗小说——《萨朗波》	427
《茶花女》简析	442
又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	
——读戈比诺的《红色手绢》	450
论《漂亮朋友》	455
论《一生》和《两兄弟》	464
初露锋芒的试作	
——简析普鲁斯特的《欢乐与时日》	482
多方位、多声部的叙述方式	
——《追忆逝水年华》的叙述创新	510
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杰作	
——《茫茫黑夜漫游》	524

第一部分 综论

现代法国小说的演变

众所周知,法国小说在世界小说史上占有数一数二的地位,19世纪如此,20世纪仍然如此。19世纪的法国小说与俄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20世纪的法国小说与美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这个论点决非武断,而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仅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为例,一共有八人,他们是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纪德、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贝克特暂且不算),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毫无疑问,这八位小说家是世界级的一流作家,但他们并不包括现代法国小说家的全部。我们可以举出普鲁斯特、马尔罗等毫不逊色的小家,就是有力的佐证。20世纪的法国小说有第二个黄金时代之称,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一、演变的第一阶段

在法国,随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兴起,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获得了迅速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小说已达到成熟阶段,涌现了斯丹达尔、巴尔扎克、梅里美、雨果、乔治·桑、缪塞、大仲马等一大批小说家,把法国小说推进到世界小说的高峰。法国小说继

续领导世界小说发展潮流的标志是,19世纪中叶,福楼拜率先革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是第一位材料派大师,主张纯客观态度,追求尽可能完善的艺术美。他的小说美学为后世打开了大门,被看作20世纪现代派的鼻祖。在他的影响下,自然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后占领了文坛。自然主义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依然有继承者,如写海洋小说的洛蒂,注重批判现实的法朗士。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布尔热、巴雷斯为代表的心理小说。

自然主义在19世纪末已出现了衰落的征象。左拉的五个门徒1887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批评左拉的小说《土地》的文章,他们与左拉产生了裂痕;有的自然主义作家干脆与左拉分道扬镳。自然主义作家的分裂预示了自然主义的式微。20世纪初,法国小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1910年至1912年,批评家蒂博岱和小说家兼批评家布尔热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论争影响了20世纪法国小说的走向。

布尔热对19世纪的小说美学进行了归纳,他认为有风俗小说和性格小说两种。他指出,小说家面临各种类型和阶层的人,应该提出双重目的:或者力图抓住和再现整个阶层的相似之处,或者被某个阶层的成员的独特性所吸引,千方百计地描绘特殊人物的特点。第一种是风俗小说,第二种是性格小说。风俗小说家描绘社会阶层,在人物周围组织一连串普通事件,因而人物变得平庸,情节逐渐减弱,完全取消戏剧性事件,堆积无意义的细节,等等,这类小说的典范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性格小说家却力图寻找特点和例外,典型人物就是聚集了某个阶级的优点和缺点,并推至最高程度。例如,达尔杜弗不是常到教堂去的人的代表,这是通过夸大他的说谎、自私、不达目的不罢休而得到的一个例外。因为一切伪善都体现在这个性格中。同样,于连·索黑尔也不是受过教育、想升迁到社会上层的平民的代表,他不可抑制地反对现存秩序的仇恨,坚决的意志,贪婪的疯狂热情,使他区别于同阶级的人,成为某种社会魔鬼。布尔热反对小说家抱冷漠态度,认为作家不是“无动于衷的镜子,他是会感动的目光”。他还认为,法国小说是复合型的,而俄国小说和英国小说则不是这样。

蒂博岱是柏格森的学生,他把小说分成三类:天然小说、被动小说和积极小说。天然小说“描绘一个时代”,被动小说“展开一生”,积极小说“突出一次危机”。第一类小说要描绘出“时代的复杂性,给人以时间复杂、力量无穷、社会生活超越了一切个人再现、个人生活的印象”,因此,若是限于个人的发展,就会歪曲这种发展。托尔斯泰的描写属于第一类小说,《悲惨世界》也属于同一类。这两部小说对拿破仑的描写是同样成功的。雨果对拿破仑的失败进行了思考,他的结论是,这个人妨碍了天主。《战争与和平》对此没有做出解释,而是通过缓慢的叙述,迂回曲折的情节,再现了俄国被动抗敌,战争最后摧毁了拿破仑;库图佐夫是个耐心的天才。蒂博岱批驳了布尔热的观点:布尔热认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不讲结构,没有开始、中间和结尾,托尔斯泰未能揭示出“事件无政府状态的表面下的隐秘次序”,只是一个“未定型的、未成熟的天才”。蒂博岱认为,被动小说如实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整一性,这是小说中最常见的,《吉尔·布拉斯》、《大卫·科波菲尔》、《佛洛斯河上的磨坊》都属于这类小说。英国小说家喜欢这种类型的小说。英国小说的主人公是普通人,当他爬了上去,故事也就结束了。有一种被动小说进展缓慢,性格发展缓慢,斯丹达尔的小说是其中的杰作。另一种被动小说发生突变,偏爱描写妇女,如《包法利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罗莫拉》。蒂博岱还认为,屠格涅夫倒是以法国方式写小说的,但《安娜·卡列尼娜》和《烟》同样是杰作,不能厚此薄彼。积极小说的次序则是由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生活的一致所赋予的,它抽取出一个有意义的插曲,结构紧密。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人把小说看作社会生活的总和。托尔斯泰的总和式小说能为法国读者所接受。小说美学不同于戏剧,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要广阔得多。

布尔热和蒂博岱的争论涉及小说美学的重大问题。布尔热对小说的艺术感受力是错误的,他没有理解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而蒂博岱的观点更符合现代小说的发展要求,但他未能对小说进行科学分类。

20世纪初,法国小说的发展面临着抉择。当时有四位代表作家,

即法朗士、纪德、罗曼·罗兰和普鲁斯特。法朗士接受了法国小说的讽刺传统和批判精神，他对后来的幽默幻想小说有重要影响。纪德擅长探索人物心中恶的观念，影响了后来的莫里亚克等作家。罗曼·罗兰首创了“长河小说”，即在一部多卷本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去反映一个时代，而不是像巴尔扎克或左拉那样，通过一整套小说去反映一个时代。受其影响的有马丁·杜伽尔等小说家。这三位小说家都是现实主义作家。普鲁斯特则不同，他以意识流手法创作小说，成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他是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

20世纪上半叶，严格地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实主义小说还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它力求变革与发展。与创作相配合，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做了深入探讨。他们集中论述了小说如何反映现实的方式。于勒·罗曼认为，传统手法已不足以表现现实的复杂性。他指出，传统小说家描绘世界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分开的小说中处理一定数量的题材，平行地对待，但力图再现总体。人物再现、事件重述能够显示某种联系，不过整体的一致性表现得不够，往往作者是在事后才抽取出这种一致性，而无法让读者感觉到。例如，你在阅读《欧也妮·葛朗台》和《赛查·比罗图盛衰记》时，不会去考虑《人间喜剧》的其他作品；这两部作品的联系，不会超过《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关系。《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各部小说之间的联系，也不像左拉想象的那样。血缘和遗传的关系在他眼里非常重要，却不能说服我们。人们的印象是，这种一致性是外在的、人为的。诚然，这种再现社会图景的方法已值得欣赏。可是，一块块、一个个地区去探索社会，今天看来有点机械。第二种方法是，一部小说分成多卷本展开，构成一致性的是主人公的生平。他遇到的其他人物插入到他的遭遇中，给作者提供了描绘其他领域的机会。这样通过或远或近的方法描绘社会，围绕一个人物组织起来。《悲惨世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种描绘的典范。中心人物不是一个见证人，而是一个演员，这种方法使普鲁斯特的作品具有回忆录的外貌。有时一致性是通过一个家庭来组织的，对社会的描绘就更加广泛，如《福尔赛世家》和《布登勃洛克一家》。